

中老命运共同体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示范

□ 刘 盈

2022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伦·西苏里应邀成功访华。习近平总书记在与通伦·西苏里会谈时高度评价了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就进一步推进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进行了战略擘画。中老双方还专门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为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近上新台阶指明了方向。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包括：政治上互尊互信、经济上互惠互利、安全上守望相助、人文上相知相亲、生态上共生共治。自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倡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以来，中老双方不断深化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努力和示范。

中老两国在政治上实现了互尊互信。2014年以来，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之间互访互动频繁，双方在频繁的互动过程中对中老命运共同体内涵的认知越来越清晰，双方不断强化战略沟通，及时就两国间重大问题和国际地区形势交换意见，不断深化了政治互信。特别是中共十九大成功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访问了老挝，凸显了中国对老挝的重视。在访问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向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通报介绍了中共十九大情况。2019年4月，中老两党签署《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这是中国首份以党的名义签署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边合作文件，彰显了中老命运共同体的特殊性，也标志着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2021年1月21日，老挝人民革命党十一大胜利召开、通伦·西苏里当选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及时与通伦·西苏里通话祝贺老挝人民革命党十一大的成功召开。通伦·西苏里向习近平总书记表达了感谢并

介绍了老挝人民革命党十一大的情况。2022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来访的通伦·西苏里会谈时也及时地介绍了中共二十大的情况。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及时地向对方介绍通报自身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足见中老两国的政治互信水平。

同时，在高层互动过程中，双方都对彼此核心利益和核心关切予以理解和坚定支持，相互对彼此的发展愿景予以高度肯定，体现了中老两党两国政治上的相互尊重。

中老两国在经济上实现了互惠互利。在频繁的互动过程中，中老两国高层就双边经济合作进行了擘画并达成了诸多共识。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同老挝社会发展“八五”规划和“九五规划”对接的基础上，中老两国经济合作成绩斐然，实现了互惠互利。在贸易方面，中老贸易额不断增长。2021年，中老两国贸易额在疫情影响下仍然逆势增长，达到了43.5亿美元，同比增长21.4%。其中老挝从中国进口额为16.7亿美元，同比增长11.9%；老挝向中国出口额为26.8亿美元，同比增长28.2%，中国已经成为老挝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目的地。在投资方面，中国已经持续

多年是老挝最大的投资国。截至2022年2月，中国企业对老挝各类投资累计132.7亿美元。中国企业在老挝水电领域的投资助力老挝“亚洲蓄电池”愿景的实现。

此外，中老两国在重大项目的落地方面也取得了战略性成果。中老铁路的顺利通车、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建设的顺利推进成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在助力中老产能合作、维护中老产业链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中老铁路运营一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22年12月2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货物1120万吨，发送旅客850万人次，开行跨境货物列车3000列，跨境运输货值超130亿元人民币。中老铁路的运营为推动中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实现区域互联互通、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老共同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打造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中老经济走廊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中老两国在安全上实现了守望相助。中老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中老两国在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一方面，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2016年老挝在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方

面扮演了负责任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老挝的努力下，中国和东盟国家通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为南海和平与稳定的维护作出了突出贡献。正因为老挝在南海问题上的公正公平立场以及支持中国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的努力，中老两国在2022年12月1日签署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中专门就如何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达成了共识。

另一方面，中老两国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积极进展，两国在湄公河流域联合巡逻执法、边境安全管理、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缉毒执法、替代发展、联合办案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务实合作，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贡献了力量。中老两国在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务实合作彰显了两国在安全上实现了守望相助。

中老两国在人文上实现了相知相亲。2014年以来，中老两国在深化人文交流方面加强了顶层设计。在两党两国高层的重视和战略谋划下，中老两国人文交流成效显著，在人文上实现了相知相亲。在教育合作方面，中

老两国在学历学位互认、职业教育合作办学、孔子学院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成绩。在两国学历学位互认机制和中国为老挝来华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激励下，老挝来华留学生的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在职业教育合作方面，随着中老铁路建设工作的推进，2019年，中国立项援建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帮助老挝建设一所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填补了老挝铁道职业教育的空白。在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建设方面，老挝国立大学、老挝琅勃拉邦苏发冯玛大学孔子学院和老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孔子课堂的工作都进展顺利，为老挝学生、官员、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在推进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框架下，中老两国旅游合作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在两国领导人的亲自关心下，2019年1月，中老双方举行了“中国—老挝旅游年”活动。在中老双方的共同努力下，2019年，中国到老挝的游客数量突破了100万人次，与30年前相比增长100倍，老挝到中国旅游的游客数量也不断增长。不断增长的跨国游客成为中老人文交流的“民间使者”，为助力中老人文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中国“和平列车”“湄公河光明行”医疗服务活动、

对老挝的全方位“抗疫援助”都赢得老挝人民的广泛赞誉。当前，中老铁路成功运营一周年为老挝民众带来了便利、带来了致富的路子，成为了老挝人民的幸福路，也成为了中老两国民众“心联通”的重要载体，正在中老人文交流、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老两国在生态上实现了共生共治。2014年以来，在推进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中老两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开展了务实合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生态上实现了共生共治。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中老两国加大了澜沧江—湄公河的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的保护。除了建立定期互访机制，还共同开展渔政联合执法活动、增殖放流活动来改善流域内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环境。在坚持绿色发展方面，两国2019年签署的《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明确指出“绿色可持续发展”是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中老铁路的建设充分考虑了沿线森林密集、生物多样性资源富集的特点，最终建成了“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坚持建设与生态环境相互融合”与山川同美的绿色铁路。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在开发过程中也秉持低碳绿色发展理念，开发区安装了太阳能路灯、配备新能源汽车、使用便携式监测设备；实现了自动灌溉、低碳生产方式、减少能源使用、减少污染物排放。目前，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标杆项目，为老挝争取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泰晤士河流域是如何治污的

□ 王格芳

关于流域治理，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经验和教训并存的道路。尤其是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其最长河流泰晤士河被称为英国人的母亲河，在19世纪前曾是鱼虾嬉戏、野禽成群、美不胜收；19世纪中期后，逐渐污染严重、鱼虾绝迹，在1957年被宣布“生物学死亡”；到了20世纪70年代，泰晤士河又焕发勃勃生机。仅仅用了20年时间，泰晤士河就从“生物学死亡”复生到“野生动植物乐土”。泰晤士河的流域治理作为世界首个工业化、城市化国家流域治理的经典案例，被誉为“世界治污标杆”，也为我国大江大河流域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全社会凝聚共识合力治污。英国在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革命，让其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同时，也导致泰晤士河成为世界上污染最早、危害最严重的城市河流之一。当时，整个流域人、动物以及工业排泄物都直接汇集到了这条河中。1858年夏，泰晤士河伦敦段“大恶臭”持续一月有余。政府和市民尽管看到了污染的危害性，初步产生了治理污染的意识，但并没有变为治根的行动，直到1891年才完成了隔离排污下水管网的建设，初步实现泰晤士河主城区河段水质的好转。20世纪20年代以后，泰晤士河两岸又兴建起炼油、造纸、化工、印染、发电等各种工厂，导致流域环境进一步恶化。雾霾严重、痢疾盛行，饱受摧残的伦敦政府和市民终于下定治理污染的决心，同时化为具体多元的行动，政府、企业、个人凝聚成共识与合力，自1955年至1975年对泰晤士河进行全流域的整治，对其生态系统进行全面修复。这个过程中，市民的关注、媒体的宣传产生了重要影响。诗人、画家等都对泰晤士河污染进行了详细描述，这激励着广大市民对泰晤士河流域治理的决心和信心，以及监督政府和企业的自觉性。

政府统筹谋划宏观调控。流域治理的外部效应和长期效应，将政府在泰晤士河流域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凸显出来。一是规划的制定实施。根据《英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的基本

原则，编制了泰晤士河流规划导则，从水资源开发、水质、防洪以及旅游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制定泰晤士河整体性战略规划，并做好分步实施，优先开展截污治污。到1991年，泰晤士河流域开始作为一个再发展整体区域来规划。二是政策法规的修订和落实。20世纪50年代后颁布实施了《水资源法》《公共健康法》《水产业法》等，逐渐形成了从供水、截排污、废水处理、生态修复、水质改良到管理体制的一整套完备的流域治理法律法规。三是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英国政府环境署加强了对流域水质污染情况的监督管理，有关当局对水质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每隔5年对河流水质的达标情况进行彻底检测。设立水务署，负责用户投诉，监控水务公司的财务运作及执行服务标准情况。

创新流域管理体制。泰晤士河流域发展规划与实施成功之处是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正式与持久的合作。20世纪60年代成立了治理泰晤士河的专门委员会和泰晤士河水务局（公司），对河段实施了统一管理。把全河划分成10个区域，合并200多个管水单位而建成一个新水务管理局——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局，然后按业务性质作了明确分工严格执行。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局作为对泰晤士河流域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的机构，有权提出水污染控制政策法规、标准，有权控制污染排放，在经济上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在河水治理的过程中，水务管理局积极协调与各个部门以及公众的合作关系，污水处理厂还对市民进行积极的宣传，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桥梁，使公众对政府在污水处理系统方面的投资有清晰的了解。而且，泰晤士河水务局具有研发能力，约有20%的工作人员从事研究工作，随时研究和处置各种应急问题。选择治理技术、确定水环境容量、分配排放量等，都要通过科研提出方案。

充足的资金投入。泰晤士河治理资金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拨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国家环境署对泰晤士河的治理实行成本与收入平衡的原则，每年预算约6亿英镑。二是供水收费。英国的

供水费用由水资源费和供水系统服务费用两部分组成。供水系统的服务费用包括供水水费、污水排放费、地面排水费和环境服务费。供水由政府监管部门会同水务局协商订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水价，稳定实行若干年后不再酌情变化。三是企业资金。同时，一些银行和信托机构，如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蘭銀行和皇家蘇格蘭銀行為泰晤士河的治理提供了多项贷款，这些贷款主要用于排污系统、水质监测、防洪和防拦潮闸等项目。

经济高质量转型。河流是城市流动着的历史文化，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镜子。泰晤士河流域环境近70年来日新好转并基本恢复到工业化前的水平，与其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和污染企业转移是密不可分的。近年来，随着英国产业的升级改造和大伦敦区的经济模式转换，原本对泰晤士河造成巨大污染的煤气厂、造船厂、炼油厂等工业企业相继关闭，代之以各类文化和服务机构。例如，从1961年至1981年，伦敦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145万人下降到65万人，服务业就业率到1984年高达77.1%。这不仅大大缓解了泰晤士河的污染压力，而且进一步稳固了伦敦全球金融中心地位。2019年11月，伦敦在世界城市综合实力排行榜（GPCI）上连续第八年位居世界第一，伦敦占全球外汇交易额的比重超过40%。众所周知，泰晤士河沿岸有诸多名胜之地，这为旅游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伦敦当局在2012年制定和实施了水上游览规划，极大提升了泰晤士河水上游览运输功能，游船企业数量多，类型多元，创新能力强。2019年9月，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发布2019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排行榜，伦敦位列全球城市知名度首位。同时，英国政府把沿河的一些废弃的码头仓库作为政府的资本，交给一家公司去运作。随着时代发展，泰晤士河实现了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三年抗疫为重新放开铺平道路

□（美）哈维·佐丁

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宣布优化防疫措施，停止执行严格的疫情封控政策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一些人事后诸葛亮，对这一决策妄加揣测，质疑为何不早些放开，为何让经济陷入短暂下滑的风险中？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专家表示，在全球范围内，新冠病毒新变异株和亚型变异株以及新的冠状病毒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其中一些毒株的传染性和致死率有可能更高。当务之急是将全球注意力和精力集中于学习过去三年的经验并预防未来的疫情，而不是去参与国际关系中不必要的零和博弈。

在我看来，统计数据已经明确回答了中国为何等到现在才放开。新冠病毒的特性意味着为数不少的患者会出现并发症，并且几乎一直如此，这就导致世界各地的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都被低估了。尽管如此，相关数据还是能让我们对真实情况有一个合理认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截至2022年12月23日，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到651918402例，死亡病例达到6656601例。

我同家人在奥地利维也纳生活了近三年，我们经常在家自我隔离。不过，我们三人还是在今年11月感染了新冠病毒。我女儿是我们当中症状最轻的，她从中国返回维也纳之前接种了两剂次中国疫苗。我和妻子共接种了八剂次西方疫苗，症状同轻度流感相似。当前的状况同我们在疫情暴发之初所担忧的完全不同，早前的变异株已经被相对温和的奥密克戎毒株所取代。中国大概率也是类似情况。

奥地利政府在推动疫苗接种和佩戴口罩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已经在数月前基本放弃了相关要求。这是因为防疫的限

制规定让许多奥地利人心力交瘁，他们纷纷抵制“口罩令”。与奥地利其他城市不同，维也纳依然要求在公共交通上佩戴口罩，然而许多人要么不戴口罩，要么把口罩挂在脖子上。所以奥地利有许多新冠确诊病例，不过死亡病例很少。

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安全，不过还是担心出现一些新变异株乃至新的病毒，这会让三年的抗疫看上去毫无意义。人类似乎没有以史为鉴，正如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所说，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在过去三年的艰难岁月中，各国可能躲过了一两颗“子弹”，然而近700万人未能幸免，他们死于新冠疫情。国际社会作出诸多努力，比如推动“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然而并未取得多大成效。全球南方再次遭受重创，这是由于发达国家能在抗疫中投入更多资金，并且囤积了远高于需求量的疫苗，其中许多疫苗未被使用而是被扔掉了。

突变是微生物为生存所作的尝试，病毒一直在突变。新的变异株已经出现，比如奥密克戎BF.7变异株，它正在欧洲、亚洲、印度次大陆和其他地区肆虐。该变异株似乎传染性更高，并且具有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尽管当前有望研发出针对所有冠状病毒的疫苗，不过仍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

有鉴于此，各国应携手合作以便更好地保护国民利益。主要国家应该同时调整发展目标以确保未来疫情不会造成更多人死亡，尽力在疾病暴发之初就阻断其传播。

马上就要开启新的一年，2023年也是中国兔年，在此祝愿中国新年展现新气象。

（作者系美国ABC电视台前副台长，中国日报等媒体评论员）



学习时报与中国日报合办